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一七二回 賀囚徒畫供結案 朱節婦旌表流芳

話表施公座上點頭帶笑說：「朱氏，你不認的本院，本院不怪罪你。我且問你：訴狀俱是實話麼？」朱氏說：「小婦人不敢撒謊。」正然問話：只見知州王世昌在一旁躬身回話說：「卑職差去的衙役吳沛、徐忠，把賀重五拿到，在衙門外等候，專聽欽差鈞諭。」賢臣聞聽拿了賀重五來，將朱氏帶下去不表。且說施公復又吩咐，叫帶重五上堂聽審。衙役答應，跑出門外，高聲喊道：「大人說的，叫帶賀重五聽審！」欽差座上留神觀看，見外面來了三個人。吳沛在頭裡拉著，徐忠跟隨在後，當中一人項上戴鎖，滿面漆黑，臉生橫肉，紋帶兇煞，藏著晦氣，一雙賊眼，不住的滴溜溜各處裡偷瞧。支插著兩個耳朵，直似扇風的一般。短粗脖項，蛤蟆嘴梢，生成的斷梁鼻子，秤砣形相。身量不高，形體胖大，背厚腰圓，車軸漢子。西瓜腦袋，圓軋軋的不小，腮下無須；渾身穿著全是新衣，時興的樣式。公差把賀重五帶到堂前，跪在下面。吳沛、徐忠二公差打著千兒回話說：「回大人，小的二人吳沛、徐忠，奉欽差的鈞諭，把賀重五拿到。」就把琉璃河燕家要錢，漏出姓名，王六泄底，怎樣拿住惡人的話，從頭至尾，細回了一遍。

忠良點頭，心中大悅。老爺將手一擺說：「暫且退去等賞。」吳沛、徐忠答應下去。州官上來在公案一旁躬身侍立。施公眼望那人說：「你叫賀重五麼？」惡人見了，向上叩頭，口中答應說：「是，小的叫賀重五。」賢臣說：「本院打發人去把你傳來，不為別故，今日有件事情必得問你。你是什麼人？住在什麼地方？作什麼生理？為何在琉璃河要錢？同什麼人去的？對本院據實說來。」惡人聞聽，嚇了一跳，暗說：「這話問得厲害！若非有人洩露機關，不能這樣問法。」惡人正然低頭拿主意呢，忽聽衙役吶喊說：「大人問話，快快的說！」惡人無奈，往上叩頭，口尊：「大人，小的原先住在南關時，當著個小買賣，苦度光陰。父母俱都去世，並無兄弟、妻子，就只有個妹妹名叫慶兒，尚在幼年。小的素常原好要錢，把家業數年賣淨，無奈把妹妹慶兒送在東街表妹家中存身。現今同著一個朋友在琉璃河商議買賣，住了幾天。因為要錢解悶，老爺的貴役就把小的拿來，這是以往實話，懇求大人恩典！」說罷連連叩頭。賢臣聞聽，往裡跟話說：「你上琉璃河商議買賣，是同誰去的呢？」

惡人說：「同著一個姓富的。」施公聞聽，微微冷笑，就知事情真了，心中暗說：「果然不出本院所料。」想罷又問說：「姓富的是你的什麼人哪？」惡人說：「是小的朋友。」老爺說：「他叫什麼名字？」惡人說：「他姓富名全。」老爺說：「別是姓白叫富全罷？」惡人打了一個遲頓。老爺連連追問說：「是白富全不是？」惡人重五無奈，只得說：「是。」賢臣又問：「白富全怎麼不回來呢？」惡人說：「他瞧親戚去了。」賢臣說：「他的親戚姓什麼？住在何處？」凶徒說：「小的不知道。」賢臣說：「你不知道，我可知呢。聽我告訴你，他的親戚姓閻，排行第五，住在豐都城內。他是瞧閻老五去了。是呀不是？你還有個伙計姓佟，名叫德有，排行在六。他拿出本錢來，你們三個商議停妥，要作買賣，這事我全知道。你為何親戚改作朋友？我再問你，你的表妹夫白富全，到底哪裡去了？」賀重五聽見忠良問的這些言語，嚇得顏色都變了，腹內暗說：「他怎麼知道白富全是我表妹夫，出本錢的是佟六呢？說我把親戚改作朋友，這話是哪裡來的呢？官府果知道此事，大概難免刀下之禍。」惡人心中正然思想，堂上的施公衝衝大怒，罵道：「囚徒快些實說！若有一字不對，定動大刑！」惡賊聞聽，把膽幾乎驚破！連忙叩頭，口尊：「青天，小的原本是同著表妹夫商議買賣。方才老大人提佟德有出本錢，也是情真。一出門就把親戚改作朋友論，弟兄所為，便於稱呼不礙口。佟德有在表妹夫家，等著銀兩，我們兩個先起身要上京。誰知到了琉璃河，妹夫不走，住在王家店——表妹夫已往廬州探親望戚。等了幾天，他不回來。昨日在燕家只為要錢解悶，偶見公差，不容分說，硬上鐵繩，不知犯了何事情？」說罷，連連叩頭。賢臣聞聽賀重五之言，越發大怒說：「好一個萬惡囚徒！我且問你，是何人把佟六引到白富全家中走動？生出許多事端，淫污了真節烈婦？」賀重五往上磕頭說：「回大人，那原是白富全種著佟六許多地畝，佟六才往白富全家走動，不干小人之事呀！」

賢臣聞聽，只氣的白面焦黃，嘴歪氣動，用手一指說道：「我把你萬惡囚徒！事跡已訪明，還敢巧辯？你那裡知道傷天害理，報應不爽！你把表妹夫誣出去，害了他的性命，將你表妹任人淫污，你打量著無人知曉。這如今佟六被婦人殺死，真是『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』。」忠良說著，把牙咬得吱吱連聲亂響，大叫：「惡人作惡萬端，圖財害命！誰知佟六被你表妹紮死！」

惡人聞聽，就一大驚，連忙往上不住叩頭，口尊：「青天爺爺，小人不知道這些緣故哇！」忠良一聽斷喝說：「我把你這萬惡囚徒！還是如此！人來，掌嘴巴！」青衣答應。一個青衣上前，揪住惡人賀重五，一個掌嘴巴，一邊重打□五個，打得惡人滿嘴流血，打完退閃在一旁站立。座上忠良帶怒喝道：「賀重五！本院問你到底知道白富全下落不知道呢？想來是佟六買托於你，你把他誣將出去，暗暗害了他的性命，是呀不是？」只聽兩邊的衙役發威，齊聲斷喝說：「大人問你！你快回話。」惡人上前磕頭說：「回大人，小的就知道白富全種著佟六的地畝，若問別的事情，小的一事不知。」賢臣微微冷笑說：「白富全到底往哪裡去了？」凶徒說：「他往親戚家去了，大人怎麼只問小的呢？」忠良說：「好一挺刑的囚徒！本院不給你個對證，你也不肯實說。人來，帶朱氏上堂。」

衙役答應往下跑去。去不多時，把賢良女子帶到堂上跪倒。

大人用手指著惡人說道：「朱氏，你認得此人不認得？」佳人扭項一瞧，只見那邊跪著一人，只打得滿臉青紫。細留神一看，這才認出是他表兄來咧！且說惡人賀重五在堂下跪著，正自己暗裡盤算主意呢！猛然抬頭看見差人帶一婦人上堂跪倒，細看原是表妹，頂梁骨上嘍的一聲，直如涼水澆頂。不表惡徒害怕，且說朱氏看見是賀重五，往上磕頭，口尊：「欽差大人，犯婦認得是表兄賀重五，他同我丈夫出門，上京作買賣去了，為何來在衙門？可曾與我丈夫同來此處了麼？」忠良座上開言說：「朱氏，你去問他，你的丈夫何處去了？」佳人答應，一扭項眼望惡人，口尊：「表兄，怎麼自己回來？你表妹夫哪裡去了？」佳人說到此處，心中慘切，帶淚含悲，說：「表兄啊！你與你妹夫，還有那佟六商議買賣，你哥兒兩個一同出門去了。莫非你兩個沒上京麼？你表妹夫現在何處！快快的對我言來。」賀重五見朱氏問他，嚇得泥丸宮內走了真魂，癡呆呆的愣了半晌說：「表妹，那日與我表妹夫出門，走到琉璃河住下，到第二日清晨起來，他說往廬州探親去；我在店裡等到晚晌，並未回來。」惡賊說到此處，氣得那邊佳人大叫：「賀重五！無義囚徒！你滿口胡說。我們那裡並無親戚。不用說，定是你貪財，害了我丈夫的命咧！佟六拿銀子買托於你，你把我丈夫誣出門去，他在家中好作事。越想越是。賊呀！你未曾起意，也該想一想，只為圖財，害了自己的親妹夫，也不怕傷天害理，報應不爽；如今犯事，還敢抵賴。」那佳人，越說越惱，指著那人罵了幾聲，復又向上叩頭，口尊：「大人，小婦人只求爺爺報仇雪恨，小婦人死也甘心。」但見她說著站起身來，往廳柱上一撞，要一頭碰死咧！施公喝叫青衣上前攔住。佳人無奈，只得回身，跪在一旁。忠良說：「你的冤枉，本院早已明白。」說著，就把那店婆告狀，自己私訪的話，說了一遍。朱氏叩頭說：「還是大人的天恩，明鏡高懸，遍照覆盆之冤！願大人子孫萬代，子貴孫榮。」賢臣點頭，隨即吩咐州官派人去傳佟六的姨夫馮浩、店家藍田玉。這些話不必細表。

單說施公座上又望賀重五開言問道：「我把你這膽大的凶徒，你到底把白富全害死在哪裡？快些說來！」惡人往上磕頭，不說多話，只說：「回大人，小的就知道他瞧親戚去了，別的事小的實在不曉。」忠良氣得虎目圓睜，說：「好一個挺死的囚徒，你總要叫皮肉受苦哇。人來！」差人答應。賢臣說：「看來棍伺候。」登的差役取過夾棍來，放在堂下。施公吩咐動手。

青衣上前拉去惡人鞋襪，套上兩腿，兩邊的背起繩子來，緊緊的往外邊一拉。堂上吆喝說：「著力加勁攏！」賀重五「哎喲」一聲，昏將過去。公差手掇涼水，用口往惡人身上噴了幾口，囚徒哼了一聲，甦醒過來。賢臣復又往下追問說：「陳實招來。」囚徒挺刑不招，口尊：「青天，夾死小的也是枉然。」賢臣聞聽，氣得白面通紅，吩咐青衣加勁。青衣吶喊，只聽夾棍一響，惡賊叫喚一聲，又昏將過去了。公差復又噴了涼水。囚徒一番甦醒過來，覺著疼的透骨鑽心，實挺不住了，無奈只得盡情招認。口說：

「小的原與佟六相交至好，表妹夫又種著他的地畝。前者，佟六下來起租子來咧。白富全請他到家吃過飯。誰知佟六瞧見他妻美貌，就起了不良之意，要想偷情。白富全又在家裡，朱氏的秉性節烈，心如鐵石，不能順手。佟六無奈，千方百計，同小的商議，許了我二百銀子，先給我五□兩。小的見財起意，與他定計，天天同白富全在一處吃喝，常往他家走動。後來熟咧，又商量作買賣。佟六的本錢，我二人去作。白富全中計。佟六又給我五□兩銀子，托我把他害死。小的不肯，他又許了我一百兩，一共得三百兩紋銀。如事成之後，跟他上京取銀。總是小的貪財該死，我把白富全誑到琉璃河住在店內，只說北鄉探親。路過酒鋪，飲到天晚，已下了蒙汗藥。走到半路，藥性行開，白富全麻倒在地。小的用繩子把他勒死，捺在一座破窯之內是實。並不知佟六怎麼又被朱氏紮死。」惡人說罷，叩頭在地。刑房一旁記了口供，叫惡人親自畫供。把一個朱氏哭得死去活來。公座上賢臣只氣得渾身打戰，只說：「真是萬惡！真是萬惡！」說著把筒簽全摔在堂下，教幾個皂隸輪換著打，把惡人打了個昏迷不醒。

忠良又望州官說：「你聽聽，你這境內有這大逆之人，你竟不能辦理。險些兒冤屈了良民，教凶徒漏網。」州官嚇得只是打躬說：「卑職愚蒙，望大人寬恕。」賢臣又問：「佟六的親戚與店家，可曾傳到了沒有？」州官說：「俱各到。」賢臣說：「帶上堂來。」州官答應，立即把二人帶上來跪下。賢臣說：「藍田玉，查驗佟六的行李，都是些什麼東西？」店東說：「回大人，州尊太爺同差役親查的。佟六的衣服等物，銀子三□兩，地契數□張，外無別物。」賢臣點頭說：「馮浩，你外甥佟六，此處別無親故，就是你一人麼？」馮浩說：「是。」賢臣說：「那凶徒在世胡作非為，已遭凶報，死之當然，縱再有屍親前來找問，有州官一面承當；這些地契你拿一張去，將屍首領了去罷。」馮浩答應，忙磕頭爬起來出衙不表。忠良又叫：「藍田玉，你無故被屈，身受官刑，乃是月令低微。若非本院到此，只怕你還有性命之憂。你把紋銀三□兩拿去作生理去罷。」藍田玉說：「謝大人天恩。」言罷叩頭爬起，出衙去了不表。且說賀重五罪犯擬斬決。

賢臣一面請王命，將惡人問斬；一面寫本，表朱氏貞烈，奏明聖上。寫完，眼望州官開言說：「賢契以後辦事，須要留神仔細，倘再粗心，本院一定參奏。再者，白富全已死，朱氏現在缺少兒女供奉，所有佟六地土交官府照管，每年起租銀錢全交朱氏，作為養贍之資。本院親賜朱氏『俠烈流芳』匾一面。朱氏收殮他丈夫屍首，一切葬埋所用銀錢等物，罰你捐俸自備。」州官答應。諸事辦畢，施公不敢久停，吩咐搭轎伺候，本日起身，趕緊進京為是，面君引見黃天霸等升官。所有面君升官一切節目，且看下回分解。